



革命
故事

8

英雄驯服野马炉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革命故事

第八輯

英雄馴服野馬爐

春風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英雄驯服

- “野馬炉” 辽宁发电厂业余革命故事创作小组 (1)
- 紋絲不差 鞍鋼燒結厂 张声伦 (24)
- 风雪之夜 沈阳铁路局皇姑屯工务段 周连成 (31)
- 护桥英雄 本溪铁路列车段 迟延有 (41)
- 姚大嫂 撫順綢布公社 张玉芳 (53)

英雄馴服“野馬爐”

辽宁发电厂业余革命故事创作小组

說的是大跃进新建的一座大型发电厂，这个厂子可大去了！厂房足有七、八层楼房那么高，里边呢？是肩并肩，膀靠膀站着一排大鍋爐，这些設備都是现代化的、自动化的。經過試运投入了生产，那簡直象一群駿馬似的，在建設社会主义大路上，呼呼地向前飞跑。可是啊，其中有这么一台，因为它排行老六，所以人們都称它为六号爐。这台爐啊，性子急，脾气暴，你让它溫度高点，它非得低点不行，你若让它溫度低点哪，它又偏偏非高点不可，另外，不是打枪灭火，就是爆管停爐，簡直把人們都給难坏了，大伙就給这个脾气暴躁的六号爐起了个外号，叫“野馬”爐。

那么現在是誰在駕馭这匹“野馬”呢？是吳守本老师傅。要提起吳师傅来呀，在发电

厂里，可真是数一数二的有經驗的老司炉，厂子里的大部分鍋炉，都是經過他亲手試运的，那些鍋炉在他手里，那真是个个听話，台台馴服。这不，吳师傅又主动要求到六号炉来馴服“野馬”，可誰想，吳师傅連續进行了十一次試运，都失敗了。不用說吳师傅有多着急啦，就是同志們也急得直轉轉。哎！正在这匹“野馬”尥蹶子踢人的时候，上級来了指示，說附近新建的一所大型炼鋼厂，国庆十五周年这天要投入生产，六号炉必須上馬供电。这一下子，吳师傅急得火上房似的，經過一番准备又进行了第十二次試运，他站在操作台前，两手不停地調整着数十个电动把手，眼睛盯住了表盘。時間一秒一秒地过去了，吳师傅心里也暗暗地松了一口气。突然，压力表的指針激烈地跳动了一下，吳师傅急忙回手調整了几下，可是“野馬”并不服勁儿，随着紅色信号灯一閃，傳來“乒”“乓”两声巨响，火苗子忽地一下冲了出来，吳师傅連忙“啪啪”关闭了全部

火嘴，这又是一次强迫停炉！

吳師傅把两只手套“啪”的一下子摔在操作台上，回身想出去，一看党支部书记林洪志正站在身旁，吳師傅赶忙对林書記說：

“林書記，你都看見了吧！我不行了，这匹‘馬’我算治不了啦，眼瞅着还有八天就到国庆节啦，我請求領導，赶紧派一个比我更强的人来吧。”林書記笑着說：“老吳，你別着急嘛，走，咱俩唠一唠。”說着林書記拉着吳師傅的手出了車間，来到办公室。林書記給吳師傅倒了一碗水，說：“老吳啊，任务是很重啊！時間又这么紧，昨天党委会决定給你派来一个有力的助手。”吳師傅一听“有力”的助手，心想：难道真派来个工程师？就高兴地問：“誰？”“赵志强同志。”吳師傅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就又問了一句：“就是七号炉的小赵？”“对呀。”吳師傅又想：这不是开玩笑嗎？小赵那么年輕，經驗又少，我得提醒領導：“林書記，你知道小赵是几級工不？”“三級工。”

“你知道他几年工龄？”“五年半。”“他今年多大岁数？”“二十四岁。”吴师傅这下子更糊涂了，领导既然都知道，为什么这么不慎重呢！他有些急躁地说：“就连那些有多年经验的工程师都让这匹野马踢得鼻青脸肿，现在让小赵来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”林书记乐呵呵地回问吴师傅：“老吴啊，我问问你，赵志强的政治思想怎么样？”“那谁不知道，他是咱厂子最年轻的共产党员，又是省、市先进生产者。”“嗯，那么赵志强的技术怎么样？”“他也算是拔尖的，连续十九次获得优秀司炉的称号。”“嗯，那么赵志强的安全运行情况怎么样？”吴师傅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的安全情况很被动，有点不自然地說：“这个我佩服，他创造了咱全厂最高纪录，安全运行一千五百天。”

“那么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”吴师傅站了起来：“林书记，小赵这些成绩，我都承认，他在七号炉行，在六号炉就不一定行，七号炉是只绵羊，这六号炉是匹‘野

馬’呀。”“是啊，正因为这个，领导才調小赵到六号炉来帮助你，你应当和小赵密切配合，一定要在国庆前叫‘野馬’上套。”林書記說完了，看了看吳師傅，見他坐在那不作声，就說：“老吳啊，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休息，再仔細想想，对领导的决定有什么意見，咱們明天再談。”

吳師傅每天下班一回到宿舍，第一件事就是洗澡，可是今天一进屋，把披在身上的棉袄一脫，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信紙，掏出鋼筆，急急忙忙写了起来。什么內容啊？原来吳師傅越核計越沒有把握，越放不下心，决心給党委写个建議，請求领导重新考虑派人問題。吳師傅写得正起勁，門开了，进来一个人，吳師傅也沒看見。直到来人叫了一声“吳師傅”，这时吳師傅猛的回头一看，臉色刷的一下子就紅了，急忙把写的东西往抽屜里一放，站了起来。原来进来的正是赵志强。他中等身材，穿着一身黑色工作服，留着学生式的小分头，夹着一个大行李卷，笑

咪咪地站在門口，說：“吳師傅，我報到來了。”吳師傅心想，來的真快呀。順手指着對面那張空床說：“小趙，你就暫時住在那張床上吧。”為什麼吳師傅說“暫時”呢？吳師傅想這個：我這份建議一交上去，小趙你就得馬上搬家。可小趙沒理會這話里有話，還是兴致勃勃地答應了一聲，“哎。”接着把行李往床上一放，伸手解開繩子，行李一攤，嘩啦一聲，壞了，兩大包子煤從行李里头掉在地板上，撒了一地。吳師傅一看，心想：啊！怎么把煤都弄到行李里头了？他輕輕搖了搖頭，伸手把洗臉盆從床底下撈了出來，走到門口关照趙志強說：“小趙啊，我洗澡去啦，一会你也干淨干淨去吧。”小趙這時正蹲在地下揀煤呢！也沒聽出吳師傅說什麼，只答了一聲：“哎。”等到吳師傅洗完澡回來，屋子里已經收拾得干干淨淨的了。只見桌上攤着七、八包煤，小趙用兩個指頭，捻捻這個，捏捏那個，聚精會神地在琢磨着什麼。他發現吳師傅回來

了，赶紧把煤一包一包都包起来。回身对吴师傅说：“吴师傅，这次领导把我调到六号炉来跟您学习，我很高兴。”吴师傅心里说：“你还有心高兴哩，我都愁坏了，你是不知道这匹‘野马’的厉害呀，不行！我得把这匹‘野马’的脾气详细跟他讲讲。”于是吴师傅把六号“野马”怎样暴躁和几次失败的情形，详细地跟小赵说了一遍。最后又加重语气地说：“小赵，人们都说这六号炉是匹野马，若依我看，它比野马还凶，咱们要治服不了它，不但影响钢厂生产，还要打乱国家计划。这可不是小事啊！”吴师傅觉得自己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很有分量，可他哪曾想小赵听了之后，不但没有害怕，反倒乐了，说：“吴师傅，‘野马’是凶，可其他的炉子也并不老实，你不都把它们治服了吗。我看只要咱摸透‘野马’的脾气，一定也能治服它。第一，有党的正确领导，第二，有同志们想办法，再说还有您呢。”吴师傅心里核计，你是存心寒蠢我

怎么的？也沒說什麼，气得把衣服一脫就上了床。小赵走到床边說：“吳师傅，把你的六号炉操作规程借給我看看。”吳师傅伸手把規程递給了小赵，小赵把規程放在床上，拿起洗臉盆也洗澡去了。等小赵回来，只見吳师傅大被蒙着头睡下了，小赵把衣服脫了，拿着規程躺在床上剛翻开一頁，一想不行，点着灯会影响吳师傅休息，伸手把灯閉了，也学着吳师傅把头用被蒙上，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起規程来。看完了，一条一条地背，开始在心里背，后来就小声叨咕上了，閉着眼睛坐在床上嘟嘟囔囔地背起来。咱再說吳师傅，你說他能睡着不？睡不着哇。吳师傅在小赵去洗澡的时候，赶忙把报告写完，送給党委李書記了。回来躺在床上就想：“领导能不能考虑我的意見？离国庆节沒有几天了，可是‘野馬’还是照样踢人。”一种主人翁的責任感，使吳师傅翻过来掉过去想治服“野馬”的办法。吳师傅滿脑袋里都是“野馬”，好容易迷迷糊糊地

剛要睡過去，听着屋裏有人在小声說話，吳師傅仔細一听，原來是小趙，心想這個年輕人也真夠噲，白天鼓搗煤，晚上說夢話。不行，我得把他叫醒，伸手把燈打開，一看，只見小趙正坐在床上背規程呢，心里不由得一陣熱乎乎的。他關切地說：“小趙，睡吧，都半夜了，明天到班上我幫你復習。”

“哎。”小趙答應一聲，一看把師傅吵醒了，就說：“吳師傅你也睡吧。”趕忙就躺下睡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吳師傅醒來趕忙翻身下床，一看小趙的床，人早走了，只見行李迭得整整齐齐，床鋪掃得干干淨淨，低頭一看，在自己床頭下邊放着一盆冒着熱氣的洗臉水，吳師傅心里又覺得一陣熱乎乎的。趕緊收拾完了，也趕奔現場去了。吳師傅一進車間，小趙正好迎面走來，“吳師傅，我們早來了一會，一切都準備好了，請你檢查一遍，點爐試運吧。”“怎么的，還是我司爐？不是派你來當司爐嗎？”吳師傅把話說

出口，觉得不太好，又不好意思收回来。可小赵一听却笑了：“吴师傅，还得看您的，我是来给您当助手的，还得多向您学习哪！”

吴师傅仔细检查了一遍设备，又看了看化验单，觉得一切就绪就吩咐点炉。小赵就站在吴师傅的身后，看着吴师傅的操作是那么准确，敏捷，利索，打心眼里佩服。谁想，就在节骨眼上，“野马”又来劲了，表盘的压力指针又是刷的一下上去了，紧接炉膛里两次向外喷火打枪，吴师傅和小赵的额上都紧张得沁出了汗珠，满屋里的人也都捏着一把汗。林书记站在吴师傅身旁，轻声对吴师傅说了句：“别慌，要沉住气！能不能调一下进煤量？”吴师傅回过头来对林书记默默点了点头，没有回话，眼看指针还一个劲的往上升，又调了几下也无效，吴师傅回手“卡”的一下子把火嘴关闭了。强迫停炉，这已经是第十三次了。

下班后，吴师傅无精打彩地往回走，在

路上遇到了自己的徒弟小姜，小姜一看就知道吳師傅准是因為第十三個回合又沒有治服“野馬”，在跟自己慍氣呢，就拽着吳師傅到俱樂部看电影去了。再說趙志強，下班以後，他根本就沒回宿舍，圍着這座四十三米高的大鍋爐轉了好幾個圈，上下跑了兩個來回，把這台爐的各個小部件逐個的檢查了一遍，回到宿舍，拿出許多張紙就開始畫起來。咱再說吳師傅，你說他能在俱樂部坐穩當嗎？不能，看了一半就覺得心里鬧得慌，沒看完就回宿舍了，推開門一看，小趙臉沖窗外，背朝門正坐在那畫呢，吳師傅悄悄地走到他的身後，只見小趙在紙上畫滿了設備圖，然後閉着眼睛用手數道子背，背完了再對照，對照完了把紙迭起來“卡嚓”撕成好幾片，扔到桌子底下。吳師傅隨着低頭一看，桌子底下已經有一大堆碎紙了。隨後小趙又重新畫好，剛想再撕的時候，吳師傅可憋不住了，就問：“小趙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小趙回頭一看是吳師傅站在自己身後，這張

图就没撕掉，站起来把这張图交给了吳师傅。笑着对吳师傅說：“嘿！我在练基本功呢！”“你这是在练哪門基本功！”“吳师傅，我想，你的操作都合規程，为什么‘野馬’不听话呢？是不是咱們还没有找到这个矛盾的特殊性？”吳师傅听到矛盾的特殊性，心里一亮，馬上跟着問：“那么你找到了沒有？”“还没有完全找到，不过，吳师傅，我发现这匹‘野馬’的肚子比綿羊的肚子小点。七号炉我摸到三百四十六个点，也就有三百四十六个特殊的地方，可这匹‘野馬’我仔細一摸，有特殊性，它有六百四十九个点。”吳师傅心里想：“这小伙子，倒真是有点钻勁。”就对小赵說：“好，那把你发现的特殊性讲讲吧。”于是两个人就开始研究起来。

三天以后，由于經過一段檢修，决定进行第十四次試运。这天早晨，吳师傅起来得特別早，他向支部提出由赵志强担任司炉，自己当助手，领导同意了吳师傅的意見。赵

志强詳詳細細地檢查了設備，又拿來煤粉化驗單看了一遍。小趙說聲：“點爐。”全組人員聚精會神地投入了緊張的戰鬥。吳師傅就站在小趙的身後。溫度和壓力上來不久，“野馬”又尢蹶子了。吳師傅比小趙還着急，一個勁的幫助小趙出點子，想辦法，當吳師傅一眼看到溫度表的指針已經接近了危險紅綫，馬上告訴小趙：“趕快停爐”，可小趙沒停，却迅速地搬動了兩下電動把手，溫度表的指針緩緩回到了正常位置。吳師傅感到小趙這個動作很突然，楞了一下，就仔細觀察小趙的各個操作方法，默默地點頭。這時，他才明白小趙為什麼畫了撕，撕了畫，苦練基本功，摸出了六百四十九個點，真掌握了這一着，心里暗暗稱贊。只見小趙還是目不轉睛地盯着表盤，兩手不停地調整着各個電動把手。忽然溫度表的指針又往上升了，這次升得比往常都快，吳師傅指點小趙：“趕快關閉前面的‘火嘴’。”小趙很沉着，回身對吳師傅說：“別忙，

哎，小刘啊，你赶快抓把煤来。”轉眼間小刘把一把煤粉交給了赵志强。小赵用手攥了一下，又用左手扒拉了几下，回过身来就把后部的火嘴閉了。吳师傅剛想制止，已經来不及了。全屋的人都在納悶，吳师傅这一下子可急了，馬上指責小赵：“赵志强，你这样做違犯操作規程。你这不是胡来嗎？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允許关闭后部火嘴。”只見小赵把这把煤送到吳师傅面前，笑呵呵地說：“吳师傅，現在上的煤是新邱煤，这种煤燃点低，揮发份大，又容易結焦，如果关闭前部火嘴，溫度还得上升，所以我把后部火嘴关了。”大家再看溫度表指針，可真的，已經緩緩地回到了正常的位置上。可是吳师傅拿起了化驗单对小赵說：“不对，化驗单上写的是八道壕煤。”小赵說：“吳师傅，这是新邱煤，沒錯。”吳师傅不服气，心里想这个，你把煤一拿到手就知道是新邱煤？化驗单倒不如你正确？我不信。一轉身出去了，上哪去了呢？吳师傅到煤粉化驗室